

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一 年

第一二八五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85).....	1
通过议程.....	1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82 和 S/5409)：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285 和 Add. 1 和 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J. G. 德博斯先生(荷兰)。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85)

1. 通过议程。
2.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82 和 S/5409)；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285 和 Add.1 和 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82 和 S/5409)；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阿尔及利亚、布

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285 和 Add.1 和 2)

1. 主席：根据第一二七八次会议的决定，我现在在请印度、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塞拉利昂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G.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阿姆贾德·阿里先生(巴基斯坦)、O. S. 迪奥普先生(塞内加尔)、S. M. 卡普伟普伟先生(赞比亚)、A.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和 A. P. 根达先生(塞拉利昂)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安理会理事国在上次会议之后进行了非正式磋商，讨论了一些不同方法的可能性，特别是讨论了某些理事国在辩论过程中所提出的建议：暂告休会，决议草案[S/7285/Add.1]推迟到以后表决。共同提案国则表示希望现在就进行讨论并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尊重这个愿望。在我们进行表决之前，我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他希望说明他的立场。

3.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在我代表本届安全

理事会内我的非洲同事并以整个非洲的名义提出现在行将表决的决议草案时，我曾说过：

“我们提出这个决议草案，并不是认为它是一个完善的文本。我们并不打算将任何文本强加于安理会。就如往常一样，我们带着我们所深信的文本来这里开会。但如果哪位代表觉得这一文本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是准备听取意见的。如果他们能提出改进的意见，我可以向他们保证非洲国家会考虑他们的建议。我们只有一个条件。我们不喜欢任何仅仅是打算把我们所提出的文本加以冲淡的修正案。我们也不喜欢将使我们所建议的行动完全无效的任何修正案。对于可能提交给我们的任何修正案或修正建议，我们只用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我们的决议草案经这样修正后，能否达到它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安理会不止一次地表示完全赞同的，即从南罗得西亚消除那个统治该国人民的非法政权。”〔第一二七九次会议，第43段。〕

在我的发言的结尾，我说了下面的话：

“最后，我想说明我们今天来到安理会不是为了取得口头上的支持，因为，我们反对伊恩·史密斯的事业，口头上的支持已有不少了。如果任何人仅仅说我的政府将尽它的一切力量谴责伊恩·史密斯的行为，我们是不会为这样的讲话鼓掌的。我们想听到的是要采取什么行动——要采取什么有效行动。这才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今天到这里来提出的挑战。我们不是要求你们支持谴责史密斯；我们要求你们支持采取行动，有效的行动。正如我在上面所讲的，我们非常仔细地起草了这一决议，但是我们并不自认为这是一份完善的草案。如果安理会的任何理事国想把它修改得更为有力一些，以帮助英国进行谈判，或者假如必要的话，提出一些会使草案更加明确的辞句，这些我们都可以接受——其条件始终是，最后结果必须是由安理会通过一项使我们能尽快地看到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完结的决议。”〔同上，第70段。〕

4. 我重复这些话，是要消除任何人脑子里的这

个印象：非洲国家企图把一个特定的文本强加于人。但是非洲国家的确说过，并且我们仍然这么说，我们不欢迎的不过是那些想削弱我们的文本的修正案。修正案必须能产生一个有效的决议草案。对任何修正案的试金石，是看它是否能有效地完成安理会所承担的职责；也就是我在上面宣读过的职责：从南罗得西亚消除那个统治该国人民的非法政权。

5. 安理会的非洲代表们收到了两个建议。提出其中一个建议的那位代表也曾经要求会议暂时休会。他的很实际的建议得到了战略委员会的非常仔细的考虑，该委员会代表非洲国家正在安理会中处理此一问题，也就是由非洲统一组织授权代表非洲发言的那些国家的部长们，以及安理会中的我的两个非洲同事和我本人。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我们得出结论，虽然我们毫不怀疑提此建议的代表抱着真诚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认为，接受这个建议是符合津巴布韦人民根本利益的。

6. 第二个建议是，我们应推迟对我们的文本的表决。我们也考虑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未能发现推迟表决怎样会有助于我们的事业。如果对我们说，“你们把表决推迟一周，伊恩·史密斯的政府那时若还在那儿的话，我们就回到安理会来，和你们一道通过你们的决议草案”，那么我们就知道，要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后有一个报偿条件。但是这样的建议并没有向我们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不能等待。

7.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仅仅取得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到这儿来，有充分理由取得一个有效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安理会已经批准的措施和联合王国已经采取的措施，都不足以完成任务。在安理会上，我们那些反对这一观点的同事们所说的话，都不足以使我们觉得我们认为现有措施不充分是错了。因此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要采取立场。我们觉得抱骑墙态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觉得，如果你相信制裁的话，那么表明你相信制裁有效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制裁变成强制性的。这对一直无视非强制性制裁的决定的人，肯定是一个最好的警告。

8.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非洲国家在仔细考虑了对他们所提的那些建议之后，得出了我们应当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的结论。

9. 我们对今天存在于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深感遗憾。这丝毫也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随时准备同联合王国和安全理事会合作，尽快结束那种局势。

10. 几个月前英国一个重要的言论机关说过，虽然它理解威尔逊首相在使用武力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是有困难的，但它觉得迟迟不使用武力的结果将是，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会是令人讨厌的、残暴的和长期的，而不象使用武力那样，虽不可避免地也会令人讨厌、残暴，然而却是迅速的。那就是今天的情况，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正是我们在津巴布韦的同胞在受苦，而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民。正是我们在津巴布韦的同胞在受到可怕的痛苦。

11. 我们知道安理会方面无所作为的结果必将加深他们的痛苦。我们感激那些曾有所作为以减轻这种痛苦的人。我们感激本会议桌上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向那些仍抱观望态度的人们呼吁，请他们记住联合国组织建立的原则，请他们记住我们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同胞的痛苦，用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投票来支持我们吧。

12. **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代表现在要发言，我请阿根廷代表发言，他想在决议草案表决前说明他的投票理由。

13. **鲁达先生（阿根廷）：**对于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提出的决议草案，也就是目前安全理事会代表们面前有关严重的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唯一提案，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的投票理由。

14. 虽然我们理解非洲国家在这个牵涉到他们许多问题的实质的事情上的困难政治处境，但我们还是主张采取一种较为灵活的态度，使我国代表团能积极合作，以通过一个可能向遏制非法的索尔兹伯里政权方面前进的决议草案。

15. 我们在上周的辩论中〔第一二八三次会议〕说明过，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根本必要的是，向一切国家，尤其是向南罗得西亚的一些无视安理会权威，没有遵守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特别是没有遵守有关石油和石油产品禁运的邻国，作出呼吁。这个呼吁，就我们看来，我重复一句，在我们进而采取

对本组织的一切会员国都有约束力的更为严重的措施之前，是必要的。

16. 目前我们不赞成强制性的措施，也不赞成使用武力。在采取这种可能引起冲突而带来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的决定之前，我们要提醒那些真正掌握着不诉诸暴力或流血而能立即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人们，他们的责任是严重的，他们的职责是同联合国合作，遵守安理会的决议。

17. 关于非洲国家决议草案提到的联合王国使用武力问题，我们相信根据宪章，对任何国家都不能未经本国同意而强迫它按照宪章第七章使用武力，除非它签订了第四十三条所指的各项协定。我们立场的这个简要说明，使得我们不能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虽然我们发现其中有建设性成分，这些成分，正如我们在第一二八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是支持的。如在文字方面稍加修改以适合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投票赞成实施部分第1段。我国代表团认为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四月九日投票赞成非洲国家对同一天的联合王国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那儿提到的是罗得西亚的现存局势，而不仅仅是由于油船到达贝拉港而引起的局势〔第一二七七次会议，第175段〕。我们也可以投票赞成第4段，即要求一切国家，特别是葡萄牙政府和南非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为索尔兹伯里政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8. 一旦确定了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或者提出建议，或者采取约束性措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认为在目前，发出一个呼吁似乎更为合适些，而不是一跃而采取强制性措施，这种措施如不能达到预定的结果，其后果无疑将是越来越无情。这个立场，也就是四月九日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非洲国家第三项修正案时所采取的立场。〔同上，第176段。〕

19. 关于南罗得西亚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关于请联合王国与各非洲政党领袖进行磋商的第6和第7两段，我们也是可以投票赞成的。我们相信，当南罗得西亚的全体人民能在没有限制和没有种族歧视的情况下，毫无阻碍地决定自己政府的形式

的那一天到来时，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必将会找到。

20. 最后，我们也可以支持第9段，如果不提使用武力的话，因为那一段要求联合王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证立即实施大会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联合王国如果觉得必须使用武力的话，并不需要安理会的法律上的授权。但是另一方面，如已多次指出的那样，联合王国对于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具有主要的责任，它必须完成这个责任。

21. **主席：**我请乌拉圭代表发言，他想说明他的投票理由。

22. **马克斯-塞雷先生(乌拉圭)：**我国代表团想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说明投票态度。我们的立场，在第一二八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已清楚地阐述了。在那个发言中，我们虽然没有具体提到这个决议草案，但当我们提出安全理事会所应采取并且我们准备支持的措施的要点时，我们所指的就是该决议草案的内容。

23. 我们过去相信，并且现在仍然相信，安理会应找出一个方案，使它自己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性制裁，而并不意味着使用武力，这个步骤我们认为必要的。这种制裁包括号召一切国家拒绝承认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或与该非法当局保持外交关系，防止对南罗得西亚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保证完全断绝经济关系，但为了人道主义的理由，明确规定食物、衣着和药品除外。

24. 当时我们也争论说，安理会还没有确定南罗得西亚的总局势已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决议草案第1段所说，“南罗得西亚局势继续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就意味着这种局势早已是那样，这是不符合我们对实际局势的看法的。

25. 如果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实施部分的开始几段的看法当初得到了考虑——而这决不会改变这几段的执行所要寻求的结果——我们本来就可以支持这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措施，而那样就会是在国际组织的历史上向前迈进的重大的一步。

26. 根据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二八一次会议上所

陈述的同样理由，我国代表团将不能支持主张使用武力的那些段落。

27. 作为结束，我想表示一下我的想法，安理会如果通过一个具有文件S/7285/Add.1决议草案那样内容的决议草案，意图采取强制性措施，那就等于是用一个国际协定把义务不仅强加于安理会理事国，并且强加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因为这些会员国曾签署了宪章。就象对任何规定具体而详细的义务的国际协定一样，这就要求进行仔细的考虑和调整。为了这个理由，我们在以前的那次发言中，不揣冒昧，强调在安理会理事国之间有必要进行磋商，以便找出一个安理会既能同意，而又有着符合南罗得西亚人民利益的具体和积极步骤的方案。

28. 不幸，我们迄今未能把这样一种程序利用到必要的限度。我国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决议草案提出修正案。在一个象目前这样微妙的问题上，这样的方法，只有当那些直接有关国家磋商后表示愿意接受时，才能为我国代表团所接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遗憾。

29. 由于上述理由，在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弃权。

30. **主席：**我还收到另一个对投票进行说明的要求，因此请中国代表发言。

31. **刘先生(中国)：**在听取了尼日利亚代表发言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扼要地说明一下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我国代表团所收到的训令是支持这个文本，提到宪章第七章的那几段除外。这个文本即使不包含那几段还是一个强有力的决议，能够清楚地说明安理会的意图而不涉及法律方面的考虑，这种考虑是使某些理事国对全部接受这个文本产生犹豫的原因。

32. 如果决议草案以它现在的形式付诸表决，我恐怕我国代表团对于个别的段落难以解释自己的立场，而我就只好在表决时弃权，别无他法。

33. **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代表团想说明它的投票，我现在把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所提的联合决议草案〔S/7285/Add.1〕付诸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保加利亚、约旦、马里、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新西兰。

弃权：阿根廷、中国、法国、日本、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表决结果是六票赞成，一票反对，八票弃权。

决议草案未获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未被通过。

34. **松井先生**(日本)：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我国代表团所投的票。在第一二八一次会议上，我说过南罗得西亚局势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充满了严重危险的因素。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中确认，“南罗得西亚非法当局宣布独立所引起的局势是极为严重的”，并且“它在时间上持续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决议通过后，已有六个多月了，南罗得西亚的局势基本未变，其严重性反而更增加了。在这个阶段要否认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在确定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之后，并不一定要在这个特定时刻自动采取象决议草案某些条款所考虑的那种行动。决定我国代表团态度的基本考虑是，要帮助恢复南罗得西亚的法治，取得所有国家的合作是必要的，而为此目的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应该是切实可行的。我国代表团完全体会非洲国家所具有的严重感，这种感觉在草案上已得到表现，草案的某些部分是我们能同意的。但是同时，我们对于它所建议的某些行动是否合适，抱有严重的顾虑。举例来说，我们怀疑，在此特定时刻采取措施，号召一切国家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对南罗得西亚完全断绝经济关系和通讯联络是否合适。再则，只要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就不能赞同使用武力。此外，如阿根廷代表前一天所清楚地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不能强迫任何国家使用武装力量，如果该国不愿意那样做的话。

35. 由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对整个决议草案的表决弃权。

36. **凯塔先生**(马里)：我们现在已到了一场长

期辩论的结束阶段，这场辩论又一次讨论罗得西亚问题，占用了安理会足足一周的时间。在整个这一周中，全世界有机会在一个为最卑鄙的种族主义和人间非正义所燃烧激荡的问题上听到非洲的声音。象你们所能看到的那样，在这儿发言的所有非洲的声音，都既不是仇恨也不是感情冲动的声音，而是诉诸和平人们的良知和理智的声音，也是信使的声音，因为正象在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时所指出的那样，这草案是非洲对你们的又一个激动的呼吁。决定推迟考虑它，或尤有甚者，决定把它撤销，这种责任是不能推到安理会的任何一个非洲理事国或所有三个非洲理事国的身上的。

37. 我们为了要恢复津巴布韦人民被南罗得西亚白人殖民主义者所篡夺的权利而一致向安理会建议的那些措施，本来既非过分严峻，而且也不是不可接受的。的确，过去六个月来联合王国的那个不听话的殖民地的局势，以及这个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产生的长期而且日益严重的威胁，已在这里的辩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因此，那些措施竟然没有被认为值得安理会考虑，就我们方面说，这远不是失败，相反，却是一件令人非常受启发的事。

38. 法国代表在他精彩的发言中说，“常常是通过苦难，一个民族的统一，象一个大陆的统一一样，才得以铸成”[第一二八二次会议，第44段]。如蒙他允许，我要用以下这句话来补充他的这一思想，这句话在非洲是很流行的：“也常常是通过苦难，一个人才发现他的朋友”。无疑在南罗得西亚问题上，非洲今天正经历着它历史上的最黑暗的考验之一。安理会拒绝它的决议草案的唯一结果，将使非洲有进一步的理由来进行估价和思考。但是，象所有热衷于正义的人们一样，我们比以往更为坚信，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方面，我们非洲人经过这次辩论之后，比以往更加强了我们共同的决心，为恢复我们仍然生活在万恶的殖民主义枷锁下的千百万兄弟被剥夺的自由而战斗到底，同时，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在面临今天罗得西亚这出丑剧时所感到必须承担的责任，历史本身将仍是万无一失的裁判。

3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无意重复这次辩论；再谈过去的事情或过去的决定，也是不合适和

无益的。就我来说，我对我国政府的行动和政策已再次进行了说明和辩护，现在我肯定也无须再这样做了。

40. 在我们辩论的过程中，有许多迹象表明，安理会内人们的感情是很激动的。这种激动的感情有时引起一些错误的话和错误的判断，其中有些是那样牵强附会，那样不公正，那样毫无根据，以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例如说什么南罗得西亚非法宣布独立是和我国政府串通一气干的。

41. 但是我们都承认，这样强烈表达出来的这种激动的感情，代表着一种存在于全世界的广泛而深刻的感情；并且，我可以说，我们尊重这种强烈的感情；并且，我还可以说，我也怀有同感。

42. 但是，请允许我说，我们此刻所处理的不是感情问题，而是判断问题。我们可能有判断方面的分歧，方法和时间上的分歧。但是我们在追求种族平等和政治自由方面都是一致的，也都是坚决的。并且还请允许我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在诚实的动机或道义的原则方面进行垄断。

43. 我们的判断是什么？我们确信我们应努力使问题孤立化并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而不是使它扩大和加码。我们确信制裁政策能产生、并正在产生日积月累的而且是强制性的效果。我们确信，而且一直确信，经济压力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取代冲突的办法；并且我们一直说明，我们应始终准备探索通过谈判达到公正解决的任何可能性。

44. 我们作了什么保证？我们同时重申了我们制订政策所依据的原则；我们确认，决不能背弃非洲人的利益；我们承认联合国的合理要求并同意；如果目前正在进行的探索性会谈不能求得一个对于南罗得西亚全体人民都是公正的解决办法的话，我们将需要进一步重新考虑整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明的立场；这就是我们所作的判断。而且，我说过，这不是强烈感情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必要进行冷静的和平心静气的判断的问题。

45. 我极其希望，当我们回顾这些具有如此严重的潜在后果的大事时，我们将会记住，我们在安理会的职责不是为了对谁取胜，更不是示威，尤其不是制

造僵局。我们在这里、在联合国、尤其是在安理会的职责，是要经常寻求协商和合作；如果我们迄今未能在那个基础上找到办法前进的话，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办法。

46. 最后，我们已说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判断所得的结论，也就是我们以前在第一二八〇次会议上说过的结论：我们坚信联合国在此时——当然，我强调的是“在此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不但不能够帮助，而且确实有可能妨碍达到一个能维护全体南罗得西亚人民利益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我深为惋惜我们的判断未被接受，而必须进行今天的表决，使得安理会发生分裂，并导致我们今天下午所看到的否定结果。

47. 但是我也想，既然我们看到了那个结果，这是我们深为惋惜的，但是我想它不会使我们放弃通过协商和合作去探索一条前进的道路，这是经常要求我们负责从事的。我想我们不仅不要放弃探索和停留在今天的僵局之中，而且更要共同下定新的决心。尽管我们在中非和南非面临种种困难和很大的危险，我们应该重下决心，在我们所参加的这次表决之后，不但不要错过协商和合作的每一机会，而且还要保持合作，保持协商，只要有可能，就要找到前进道路，以达到我们所公开宣称并经常维护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一个能为南罗得西亚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公正解决办法。

48.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刚才投票赞成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在南罗得西亚问题上所提的决议草案，虽然我们确信，它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涉及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我们是鉴于非洲国家的立场才觉得有可能支持这个决议草案的。苏联代表团以前曾有机会说明它对于讨论中的问题的原则立场。我们特别指出，安全理事会在南罗得西亚问题上的决定，必须规定有从迅速消除南罗得西亚危险局势的广泛措施一直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使用制裁手段。

49. 苏联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安理会有必要坚决谴责迄今一贯公然破坏它以前所通过的决议的那些政府，首先是南非共和国和葡萄牙。

50. 在那方面,我们完全支持非洲独立国家的公正要求:谴责外国殖民主义大国与南罗得西亚的反动种族主义联盟,这个联盟乃是无情地压迫那块领土上千百万非洲居民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保障和捍卫者。

51. 显然我们不能同意那样一些人,他们争辩说什么索尔兹伯里的篡权者政权之所以继续存在,是由于象联合王国那样一个强国没有能够使一小撮种族主义“反叛者”就范。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正如非洲国家代表们对安理会有力地阐明的那样,是一种一贯蓄意怂恿和教唆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活动的政策。联合王国刚才装模作样地拒绝支持非洲国家的草案,恰恰就是伦敦继续在南罗得西亚推行那个政策的更进一步的证明,那是一个十分有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刚才对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所提的决议草案的表决,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及其在北约军事集团中最亲密盟友,正继续着他们以前支持和鼓励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集团的路线。

52. 安理会亲眼看到了那些国家的代表们如何戳穿了他们自己的面目,这些国家在安理会的发言中企图把自己描绘成差不多是捍卫非洲各国人民的自由并同情受压迫的津巴布韦人民命运的无私骑士和恩人。我们要强调指出,一个仅仅反映了要取消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和保护该地区非洲人民合法权利的最低要求的决议草案,在西方国家手中遭到挫败,这表明那些国家实际上是对津巴布韦人民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的。

53. 我们不能不提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对于非洲决议草案中的一些实质上是重申安理会以前所通过的决定,或直接来源于至今尚未执行的安理会决定的条款,联合王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安理会这里甚至也投票反对。联合王国、美国以及它们的北约盟国故意阻止安理会采取迅速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有效措施,并明显地破坏以前所通过的决定,它们这样做无异是公开煽动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对津巴布韦人民犯下新的罪行。因此这些国家对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继续恶化和非洲大陆以及世界和平面临日益增长的威胁,负有完全的责任。

54. 我们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这点,特别是鉴于赞

比亚外交部长在上次会议上的发言,当时他提到他的国家和南罗得西亚之间的边界上的紧张局势危险地加剧了。安全理事会不能无视这些事实。

55. 由于表决的结果,联合王国、美国以及它们的军事集团盟国使得对南罗得西亚问题不能作出决定。这种行动是对非洲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公开挑战,因为非洲人民早已谴责使津巴布韦非洲人受外来少数人奴役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殖民主义手段是可耻的。

56. 苏联也谴责联合王国的典型殖民主义政策,它不顾它所负的责任,鼓励种族主义少数去压迫津巴布韦人民,并拒绝承认津巴布韦人民在自己领土上有主权和自决权利——这些权利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中曾多次得到确认。

57. 安全理事会和全世界又一次看到,联合王国和美国使用了所谓隐蔽的否决权,它们用这种方法使非洲国家的决议草案不能获得通过。但是这种隐蔽的否决,不能使所谓自由世界的代表们掩盖这个事实:他们实际上是否决了一个目的在于帮助津巴布韦人民的决议。西方国家再一次投票反对给予津巴布韦人民以自由和独立,虽然我们全都知道臭名昭著的自由世界的代表们多么喜欢貌似虔诚地谈论自由。

58. 马里代表已经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人患难时才能认清谁是自己的朋友,那么也可以说,或许这么说还更有道理些,一个人在患难时才能特别清楚地认出谁是自己的敌人——阻止非洲各国人民从我们时代最可耻的现象殖民主义奴役下取得解放和自由的敌人。

59. 赛杜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很赞赏尼日利亚代表在表决前发言中所表达的想法。法国代表团充分理解他作这个发言的动机,正如它也理解马里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说几句稍带责备的友好语言的动机一样。但是,那些想法和那些动机并未改变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的态度所依据的总原则同所要达到的目标无关,而只同所要采取的手段有关。确实,我们觉得,这个伤脑筋而令人苦恼的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纽约;我又一次提起这点,并为此而表示歉意。

60.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本不想在

此时作任何发言。对于我国代表团的投票的说明，实际上已包含在我在辩论过程中所作的发言之内。

61. 但是我要求发言，因为苏联代表作了一个发言，那个发言是不真实的；如果这个发言被世界舆论，或被联合国会员国，或真的被全世界看作是本安理会所作所为的真实反映的话，它能够产生很坏的后果。那个发言我具体指的就是说什么投票反对决议草案或弃权，凡是这样作了的国家就是投票反对本安理会以前的决议。这话是高度不准确的，并会对本安理会花费时间和精力所从事的事业造成损害。

62. 据尼日利亚代表所清楚说明的理由，对决议草案不是逐段地进行表决，而是作为整体进行表决，是非洲集团的决定。那个决定我尊重。它是以他们的下述信念为依据的，就是在他们看来，当前所必需的，是决议草案作为整体获得通过。我并不同意这一点，但我尊重他们的观点，我尊重这个观点产生的方式。这是对我们冗长的辩论给予认真的考虑，并在辩论结束之后的周末进行慎重研究的结果。

63. 谁也没有投票反对本安理会以前的决议。相反，我要强调，安理会以前所通过的决定仍然有效，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每一个注意这次辩论的人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意见分歧。这是一种真诚的意見分歧。在目前这个极为困难的局势中，究竟执行什么样的方针才适宜，你是可以得出这种观点或那种观点的。这个意见分歧基本上是“时间”方面的分歧。投票赞成决议草案的人中的一些人——我特别指的是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代表和另一些人——深信，现在就是安理会采取所提出的步骤的时候，他们这样相信，是出于对南罗得西亚局势的深深关怀。但不是投赞成票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相信的。我毫不相信所有投票赞成决议草案的人都是出于这个观点投票的，这点可从苏联代表在辩论中所作的发言看出，因为那样一个发言，不可能是出之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应尽力来打击史密斯政权并使它规规矩矩。

64. 有些弃权或投票反对决议草案的人，象我一样真诚地相信，要采取进一步的步骤，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观点并不是以北约或任何其他集团所作的决

定为依据的。这几个词是苏联代表所乐意采用的形容词；也许这些词有助于达到他的目的，但无助于达到安理会的目的。上面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之上的——至少我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但其他人也表达了这点——那就是我的政府认为，为了和平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研究一切可能的办法，乃是联合王国的职责。这种办法要符合威尔逊首相所列举的、并为联合王国代表根据其政府庄严授权而对安理会所重申的原则。正是因为我国政府确信我们应探索——而联合王国有职责去探索——有无可能以在伦敦进行过并在目前休会后将重新举行的谈判为基础求得和平解决，我们才那样投了票。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在第二八一次会议上提议，安理会应密切注意这些初步会谈，以便决定有无可能在充分考虑到南罗得西亚所有人的权利的情况下，和平地朝着公正解决这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前进。

65. 就我而言，我并不认为今天进行的表决意味着要在任何方面缓和本安理会以前所通过的条款或决定。相反，我们之中凡是象我一样始终在座聆听这场辩论的人，都很注意有必要使那些要求采取经济措施的决议继续保存下来，都很注意安理会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所规定的经济措施得到联合国内外国家的遵守。对于全世界来说，本安理会一致认为凡是没有充分执行本机构这个决议的国家都应毫不犹豫地立即这样做，这一点也应该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目前的情况。

66. 我并不认为，安全理事会在通过了规定要研究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决议之后，就撒手不管了。恰恰相反。我们这个致力于维护宪章的组织怎么能那样呢？

67. 因此，作为这场辩论的总结，我要说，我们重申，联合王国的首要职责是结束南罗得西亚日益恶化的局势，我们期待联合王国作为合法当局来这样做，但是我们所有其他国家也有责任支持英国政府努力达到一个——用联合王国宣言的基本要点的话来说——为全体南罗得西亚人民所接受的解决办法。

68.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安全理事会刚才进行的表决是特别有意义的。首先，它关系到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真正威胁的问题，即南罗得

西亚问题。其次，这个决议草案的唯一目的，象赞比亚代表卡普伟普先生在第一二八四次会议所强调的那样，乃是促使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垮台，以免局势更为恶化。最后，决议草案是由三十二个非洲国家一致制定和提出的，并反映了当前世界舆论的要求。

69. 安理会以前根据联合王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提议所通过的经济措施——或宁可说是权宜措施——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从我们这一周的辩论来看已越来越明显，那些权宜措施以及对非洲国家所作的但从未履行的诺言，只能对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起鼓励作用。

70. 迄今总是对非洲国家呼吁要耐心。早在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前是这样；自从种族主义政权在南罗得西亚成立以来还继续这样。但是，正如我国代表团在上次会议上所指出的：无论是权宜的经济措施，还是与种族主义政权代表谈判，或是呼吁白人少数要明智，或是呼吁非洲人民要无限耐心，都不能使史密斯政权垮台和恢复津巴布韦人民的合法权利。

71. 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南罗得西亚这个威胁着和平与安全并在全世界有着巨大反响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必须立即有效地行动起来。这就是所有非洲国家所提决议草案的目的。但是这个决议草案，在采取有效行动的必要条件尚未成熟的借口下被否决了。那就是某些西方国家代表团，特别是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刚才给我们的解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会认为局势的发展已经成熟，他们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决定了。显然就是要等到他们把一切安排好了，可以使问题的解决满足他们以及白人少数的要求的时候。但是，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鉴于刚才的表决，现在任何人不难看出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应由谁负责。可是不采取行动就有可能引起南罗得西亚、非洲以及全世界形势的恶化。

72. 这里有些代表团发表了意见并解释说他们有所保留，不能投票赞成决议草案。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要对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所提出，并由三十二个非洲代表团所制定的这个决议草案发表些意见和作些保留。而且我们的非洲朋友们知道这一

点，因为每当有关非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时，我们都要提些建议和意见。但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投了票赞成决议草案，因为它想在这个关键性时刻表示自己全心全意地支持非洲代表团和非洲国家。就象过去一贯的情况那样，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是支持消灭殖民枷锁的一切真诚的努力。

73.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发言，他想行使答辩权。

7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实质以及刚才对非洲国家决议草案表决时投票的理由，苏联代表团已详尽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

75. 我们的理解——我要再次提请安理会注意这点——是完全以事实为根据的。我们真的看不到有进一步加以解释的任何特殊必要，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美国代表团的发言的话。在那个发言中有一种自称判断“一贯正确”的味道。我们刚才听到，美国代表把自己说成这种样子，就是他有资格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有充分根据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与事实“不符”的，尤其是对安理会中包括苏联代表在内的某些代表应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如何行动，充当最好的裁判。

76. 好象几乎没有必要再次提醒安理会，真理并不在于用什么字眼，用什么词句，不管这些词句如何经过锤炼，客观标准是行动。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就是刚才在安理会上所表现的行动。

77. 美国以及它的北约盟国——提出这点是适当的——甚至在这里，在安全理事会上，成功地制止了安理会在南罗得西亚问题上通过一个决议，一个符合南罗得西亚人民和其他非洲国家人民利益的决议。

78. 这现在是一个既成事实，殖民主义国家这个共同阴谋的后果所引起的全部责任，完全要由美国 and 联合王国来承担。词令或宣言都不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或把事实掩盖起来。

79. **主席：**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他想行使答辩权。

80.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 我想对苏联代表的发言很简单地行使我的答辩权。和往常一样, 他企图在一个严重的局势中, 一个的确引起我们最大关注的局势中, 进行最大限度的挑拨。我认为我们不应不加评论而放过他的话, 特别是对于他提到他称之为隐蔽的否决权的话。当苏联代表谈否决权时, 我们都是带着某种敬意来倾听的, 因为在否决问题上, 他在全世界要算是第一号的专家, 而且, 的确, 是第一号的辩护士。他是成百次投否决票的英雄。但是, 他不是自由投票制度的专家, 不是按照本安理会和联合国宪章的习惯进行投票的专家。在那个问题上他没有受过教导, 因此, 我想他企图批评本安理会经过自由投票而通过的决议是不合适的。

81. 我国在这个问题上负有严重的责任, 我们是很清楚这一点的。的确, 我们采取了, 并且我们将继续采取, 代价很高的措施, 以结束非法政权并帮助赞比亚, 就象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

82. 我建议我们不必对一个总是第一个出来批评, 但总是最后一个出来作出贡献的国家的代表多加注意, 这个国家通过它的代表在道义教诫方面总是非常慷慨有如长江大河, 但在用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时却只见涓滴细流。

83. **主席:** 我请苏联代表行使答辩权。

8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们刚才听到联合王国代表的即席发言, 他以明显的恼怒特别谈到了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和隐蔽否决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联合王国代表显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以致他不能掩饰他的情感。

85. 现在我提醒安理会注意这个事实, 就是苏联代表团在其政策方面一贯受自己原则立场的指导, 曾行使根据我们组织的宪章所应享有的那个权利, 我们看不到这有什么罪过。相反, 能够阻止安理会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所企图强加的决议, 我们是引以自豪的。

86. 如果联合王国代表谈到记录的话, 而且不是不带刺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 我们感到很大的满意, 我们感到我们履行了我们在安理会的职责, 行使了我们的否决权。我们知道这样大大有助于防止通过威胁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这样的行动是不能加以指责的; 相反, 对那些勇于举手反对危险而有害的决定的人, 我们应该觉得感激。

87. 但是当某些国家缺乏勇气公开说话, 而是躲在各种各样的程序花招的背后企图把这说成是宽厚和仁慈, 我们就不能沉默了; 我们说这是虚伪和欺骗。在目前的问题上, 我们觉得有必要不仅代表我们自己, 而且也代表那些对今天的表决不能感到满意的人, 把这点说出来。我们有权利说出我们的观点, 我们有权利说出来, 使南罗得西亚爆炸性局势所要求的决定遭到挫败的罪人是谁。

88. 在这里, 无论是恼怒还是暴躁, 都对联合王国代表没有帮助。

89. **主席:** 我想现在是回到我们辩论的主题上来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其他发言人要对投票进行说明, 我要作为**荷兰**代表发言, 说明我自己的代表团的投票理由。

90. 就象我在辩论中有机会说过的那样, 我国代表团曾希望避免对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所提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们的看法是, 无论通过或否决, 都很可能有害于现有的和平解决的机会。因此我们曾希望, 在目前阶段有可能把本议题推迟到事态发展得比较明朗的时候再说。在我国代表团看来, 此刻进行表决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既然不能在推迟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并仍须进行表决, 我国代表团没有别的选择就只好弃权了。

91. 我希望说明, 我国代表团这次弃权, 完全是以我们认为安理会此刻不宜采取任何行动为依据的。我们的弃权并不表明, 也不能据而推断, 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任何条款的实质或内容所持有的立场。

92. 我现在继续作**主席**。我想我们已到了辩论的结尾了。如果再没有人发言, 那我要在休会之前最后谈两点。

93. 第一, 我要感谢赞比亚外交部长, 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秘书长, 他们远道来到纽约向我们提出非洲统一组织的意见。

94. 第二, 我要对辩论的特色说一点。不可避免

地,安理会的某些代表,也许甚至是全体代表,对于结果要感到失望。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代表他们对我们最近的讨论、特别是上周讨论的一个特点——辩论的严肃和插话的高水平表示满意。我想全体代表将会同意我的。我想这点特别适用于我们所听到的非洲集团代表们的插话。当然,安理会里应该是始终如此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甚至在这次辩论中也有例外。我们辩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和非常敏感的问题,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必然会在全非

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产生反响的问题。利用这个问题取得宣传上的好处,或作为煽动情感的手段,都是很容易的。总的说来,并未那样作,因此我想——我希望是代表整个安理会——就各位发言人在插话上所表示的克制感谢他们。只有这样,安理会才能履行它的职能;从这个观点看,我想我们的辩论将会作为一次良好的辩论而载入记录。

下午五时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